

财金纵横

□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助学贷款助力学子圆梦

2023年9月
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明确：

| | | | |
|----------------------|-----------|-----|-----------|
|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的贷款额度 | 不超过12000元 | 提高至 | 不超过16000元 |
| 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的贷款额度 | 不超过16000元 | | 不超过20000元 |

同时，贷款利率从5年期以上LPR减30个基点
调整为5年期以上LPR减60个基点



7月9日，贵州省黔西市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宣讲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
本报记者 郭子源摄

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

“我已经考上了贵州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时就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今天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更改一下个人信息。听工作人员说，以后在线上就能续贷，不用再跑一趟了。”7月8日下午，在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教育局，记者遇到了生于1999年的女大学生丁钰仁。由于父母务农、收入有限，加上今年6月的汛情影响了农作物收成，她希望继续使用国家助学贷款，顺利把学费交上。

同样忙碌的还有贵州省黔西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7月9日上午不到9点，黔西市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就聚集了学生、家长共计70余人，8个办理窗口全部打开，工作人员杨萍在宣讲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今天主要是咨询、预申请，等录取通知书正式到手，大家就过来办理助学贷款，打印文件、表格全都免费，不要有后顾之忧。”杨萍说。

在贵州，求学、读书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在此前的脱贫攻坚战中，贵州省成功脱贫923万人，减贫人数为全国之最。长期以来，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对国家助学贷款的需求也较大。

“我们本着‘应贷尽贷’原则，只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出申请，就为他们办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无需提供各项证明，免去诸多繁琐环节。”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清说，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保学生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

纯信用、财政贴息、额度灵活、利率低、期限长是国家助学贷款的显著特征。2023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的贷款额度从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的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6000元提高至不超过20000元；同时，贷款利率从5年期以上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调整为5年期以上LPR减60个基点。

“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学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安心、专心学习。”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客户三处处长罗琛说，学生毕业后，可享受最长5年的还本宽限

期，每年仅需集中偿还一次利息，不用偿还本金，还本宽限期过后开始还本付息，最长贷款期为在校剩余时间加15年，不超过22年。

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学生资助工作的一个缩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目前我国已实现“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个全覆盖，具体到高等教育阶段，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参与的“奖、贷、助、勤、补、免”全方位资助体系，其中，国家助学贷款是重要支撑。

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机制

记者调研发现，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人数、金额之所以持续增长，得益于背后行之有效的机制。从申请地点看，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贷款、校园地贷款两类。前者的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后者的全称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在自己就读的高校申请。从1999年试点至今，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机制“摸着石头过河”，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的通力协作下，一条平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日渐成熟。

试点伊始，三方面问题亟待优化——如何让监护人知晓学生的负债情况？如何规范贷款资金用途？如何确保毕业后的学生不失联、诚信还款？经反复探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模式登上舞台，2007年被国家列为重点业务，在江苏省、湖北省、陕西省、甘肃省、重庆市试点。在此模式下，国家开发银行发放贷款，学生与家长（或监护人）共同借款，借款学生有了监督方与软约束；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贷款，得益于地缘因素，学生毕业后失联的风险大幅降低；贷款直接汇入高校账户支付学费、住宿费，超出的部分作为生活费，由学生自主安排，资金挪用风险下降。

目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成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主导、教育部门主办、国开行支持”的有效运行机制。其中，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国开行之间的统筹协调至关重要。一方面，财政部门安排风险补偿金，弥补银行可能出现的贷款减值损失，确保助学贷款业务可持续；另一方面，省、市、县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作为学生申请贷款的服务窗口，发挥人熟、地熟优势，充分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无形中扮演着“银行网点”的角色，大幅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学生资助中心将贷款受理信息集中汇总并报送至国家开发银行，二者信息互通、相互支撑。

“为了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村入户，我们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想办法与各个合作方优势互补。”张清说，从线上渠道看，贵州省已经把“学生资助热线”嵌入“贵州省政务热线”，学生只要拨打0851-12345就可获得政

策咨询与支持，如遇特殊问题，接线员将第一时间向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反馈，由工作人员做一对一处理。从线下渠道看，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普通高中紧密合作，在高考前为高三学子宣讲政策，或者在录取通知书中附寄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尽最大努力帮助有需要的学子熟悉政策。

“在有效运行机制的助推下，国开行贵州分行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人数、金额已连续16年增长。”国开行贵州分行副行长艾雷表示，2023年当年发放贷款55.45亿元，惠及52.97万名学生，位列全国第三。“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政策为导向，不断扩大政策支持面，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342.37亿元，支持贵州省172.62万名经济困难学生圆梦大学。”

以贷育人输血更要造血

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精准、有效地帮助学生成才？当前，这已成为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高校、金融机构着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国家助学贷款是学生的第一堂金融课，也是重要的诚信课。”艾雷说，所谓“以贷育人”，不仅要通过信贷资金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及金融知识，还要通过诚信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信用意识、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让助学贷款成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贵州大学，诚信教育系列活动已持续开展开了13年。“近3年，我们分别以‘诚实守信、你我同行’‘诚以养德、信以铸人’等主题

开展诚信教育活动，结合校园文化、班级建设、学生社团活动的特色，通过主题班会、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情景剧大赛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贵州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郑岚说，学生毕业前，学校还会专门提醒贷款学生注意还款事项，做到诚信还款，爱惜自己的信用名片。

“我还参加了诚信教育线上答题，学校、学院在这方面非常重视。”接受记者采访时，即将升入大学四年级的张茂德闪耀着一股自信、阳光的精气神。他就读于贵州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下，不仅顺利支付了大二、大三的学费，还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我去年申请了一个建筑设计专利，今年5月已经批下来了，目前正在努力备考硕士研究生，以后毕业了希望继续留在贵州工作，建设家乡。”

有了助学，还要有助业，扶上马再送一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学生才有舞台、有收入，才能更加顺利地成长、成才，推动国家助学贷款按期回款、良性运转。为此，国开行贵州分行联合贵州省教育厅、人社厅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助学贷款毕业生暨定点帮扶县助学贷款专场招聘会。其中，2023年的线下招聘会邀请了省内外327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1万个，共有339名同学通过招聘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024年的学生信贷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国开行贵州分行将继续根据‘政府主导、教育主办、国开行支持’的指导方针，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助力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艾雷说。

当前金融活水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灌溉”力度，但仍有部分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觉得难以解渴，金融活水流入企业渠道不畅。近日，上海一家科创企业向经济日报反映了公司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经了解，公司是一家基于数字内容文化产品开发、发行、运营的科技型企业，于2022年入选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榜单，多次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荣誉与嘉奖。公司财务数据连续三年保持单年营收在3000万元以上。

以“法人担保+营收优质的关联企业担保+专利权质押+贷款金额同等的股票担保”的条件，公司向银行申请500万元贷款遭到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公司希望申请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又被银行拒绝。公司感慨“科创企业贷款为何如此难”，希望相关部门了解下当下中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以及融资诉求，帮助科创型中小企业获得贷款资金，支持企业长期发展。

站在银行的角度，与传统企业相比，科创企业难以提供让银行满意的抵押物。从安全的角度出发，银行给科创企业发放贷款时会相对谨慎，银行业积极开展科技金融存在一定的难度。这要求商业银行积极创新融资产品、开发针对科技领域的金融产品，如科技创业贷款、知识产权融资，加大对科技金融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需要重视银行开展科技金融的困难。加快推进科创企业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建立健全标准化资产评估流程，建立全国性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升知识产权变现能力和流转效率。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分担体系，合理把握专精特新企业信贷准入门槛，优化担保方式和信贷流程。

监管部门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银行保险机构结合科技型企业发展规律和特点先行先试，研发专属金融产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推动金融业探索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通过多方合力让科创企业获得更多融资获得感，缓解科创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本版编辑 曾金华 美编 吴迪

新型电力系统保险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杨然

“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首次超过了火电装机，这是一个历史性跨越。保险业在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大有可为。”在近日举行的《新型电力系统保险创新规划与顶层设计》报告发布会上，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

不同于传统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天气、灾害影响。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副教授钟海旺说：“海上风电常常面临台风刮坏风机的风险；戈壁荒漠风光发电设备的损坏也比常规机组更多。”更引人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各地发生了多起储能电站失火爆炸事件。当前以高比例新能源并网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电力系统，在生产结构、控制技术、应用模式等各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电力系统的“源、网、荷、储”各环节安全风险问题日益突出。

保险能够为电力系统提供风险处置的新思路、新途径，平衡产、销、用各环节的风险处置压力。今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通过保险机制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风险解决方案。此次由鼎和保险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电机系联合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保险创新规划与顶层设计》报告，深入分析了新型电力系统的产业风险需求，并提出一系列创新性保险解决方案，旨在通过保险机制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

过去，由于电网运行具有体系化、独立性的特点，保险业在传统电力系统中的

作用并不突出。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推进，能源互联网类的企业从2017年的3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万多家。”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文胜表示，如果仍然遵循原有的模式，电网侧承担的风险不但没有得到分摊，反而更大、更集中，很难建立科学化、体系化的责任防御体系和抗风险体系。保险业的介入，能够发挥在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风险保障、风险投资方面的专业优势，起到电力系统保障机制压舱石的作用。

2021年11月，鼎和保险成立新型电力系统保险研究中心，近年来已先后研发了13款绿色保险产品。鼎和保险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添泽表示，鼎和保险作为南方电网公司产业金融单位，致力于为能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深入的保障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力度发展与能源产业特点相符合、与业主需求相配套的金融业务，共同推动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为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系统和有针对性的风险保障和风险管理服务。”

周延礼建议，保险公司要从负债端研发绿色保险产品，从投资端发挥保险资金作为“耐心资本”的优势，结合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此外，可以从政策层面入手，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直接支持新型电力系统产品的研发和推广，降低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门槛。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本报记者 马春阳

7月15日，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90亿元逆回购操作。此外，开展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充分满足金融机构需求。7天期逆回购和1年期MLF利率分别维持1.8%和2.5%不变。

因本月有1030亿元1年期MLF到期，7月MLF延续“缩量平价”续作。专家认为，当前资金面稳健宽松，市场对MLF的需求不高，其量或将逐步缩减。

“7月MLF到期量为1030亿元，为年内最低；当月操作规模为1000亿元，这意味着当月缩量规模为30亿元。”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近期MLF投放量较低，总体处于缩量或等量续作状态，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裕。

王青进一步解释说：“6月份1年期商业银行(AA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均降至2.07%，较上月下行2个基点，已连续5个月明显低于2.50%的MLF操作利率；进入7月份，截至12日该指标均值为1.95%。这意味着当前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的融资成本较低，对MLF的操作需求下降。”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7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维持在年内低位，商业银行中端流动性环境相对宽松，MLF小幅缩量续作整体符合市场预期。

对于7月MLF利率维持不变，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目前降准政策利率面临商业银行净息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内外部双重约束。

“从内部看，净息差、防风险仍是影响因素。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54%的历史低位。二季度虽在禁止‘手工补息’逐步落地的影响下，银行负债端成本有所改善，但贷款利率延续下行，息差依旧承压。从外部看，人民币汇率是重要考量。2023年以来，中美利差持续倒挂，人民币汇率面临压力，面对美联储降息仍存在不确定性，利率调整需要考虑对汇率的影响。”温彬说。

在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未来MLF的政策利率色彩和作用将逐步淡化。

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从目前来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一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这意味着下一步政策利率体系将有重大调整，在强化7天期逆回购利率的主要政策利率地位的同时，MLF操作利率的政策利率色彩将会淡化。”王青说。

在明明看来，本次公开市场操作提到“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影响”，宽幅投放逆回购的同时小幅缩量续作MLF，或许也是为了提升逆回购工具作为主要流动性投放工具的地位，并逐步淡化MLF

操作对流动性市场的影响。

“从近年实践看，短期市场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政策利率的引导效果较好，而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MLF利率时常与同期限市场利率走势出现一定偏差。同时，MLF利率与LPR之间的“脱钩性”也正逐渐显现。”温彬表示，在此背景下，央行开始聚焦于管好短端利率，中期利率推动主要由市场决定。通过逐步淡化MLF利率的政策色彩，进而理顺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机制，是下阶段健全利率市场化调控机制的重要方向。

记者注意到，MLF利率与LPR之间的不同步性逐步加大。2021年12月之前，每一次MLF调整都伴随着LPR调整，且从调整幅度看，1年期LPR调整幅度同MLF保持一致。从2021年12月之后，LPR开始出现独立的调整。“2022年8月以来的几次LPR非对称调整，主要在于修正LPR曲线斜率或释放宽松信号刺激居民购房、企业投资需求等，已与MLF利率无关。”温彬说。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LPR报价与最优质客户贷款利率之间出现一定偏离，未来还需要加强报价质量考核，减少偏离度。也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用类似SOFR(有担保的隔夜融资利率)的短端市场利率作为浮动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这方面的改进有利于提高贷款基准利率的公允性，也有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率。